

世界名画家全集

Vincent

凡·高

何政广 / 主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世 界 名 画 家 全 集

凡·高

VAN GOGH

何政广 / 主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名画家全集·凡·高/何政广主编.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5434-3148-5

I. 世... II. 何... III. ①凡高, V. (1853~1890)
—绘画—艺术评论②绘画—作品综合集—荷兰—近代
IV. J205.1 J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204057号

世界名画家全集

凡·高

文字总监 / 郑一奇

责任编辑 / 刘 峥 栾小超

装帧设计 / 郑子杰 张 凯

版式设计 / 吴 鹏

出版发行 /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出 品 /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印 制 /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889×1194 1/16 13印张

版 次 / 2008年1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434-3148-5

定 价 / 58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凡·高是一位最令人怀念和感动的画家，他的悲剧性的生涯，先后被写成小说和拍成电影。格列佛(Meier Graefe)在1899年写了《凡·高传》，斯通(Irving Stone)所写的凡·高传记小说《生之欲》于1934年出版，根据《生之欲》改编的电影《凡·高传》(寇克道格拉斯饰凡·高、安东尼昆饰高更)，在世界各地放映，得到很高评价。1972年荷兰政府建立了凡·高美术馆，更是这位一生穷困悲惨艺术家的无上荣耀，而他的画也像他多彩多姿的生涯一样，引起人们的兴趣和热爱，获得崇高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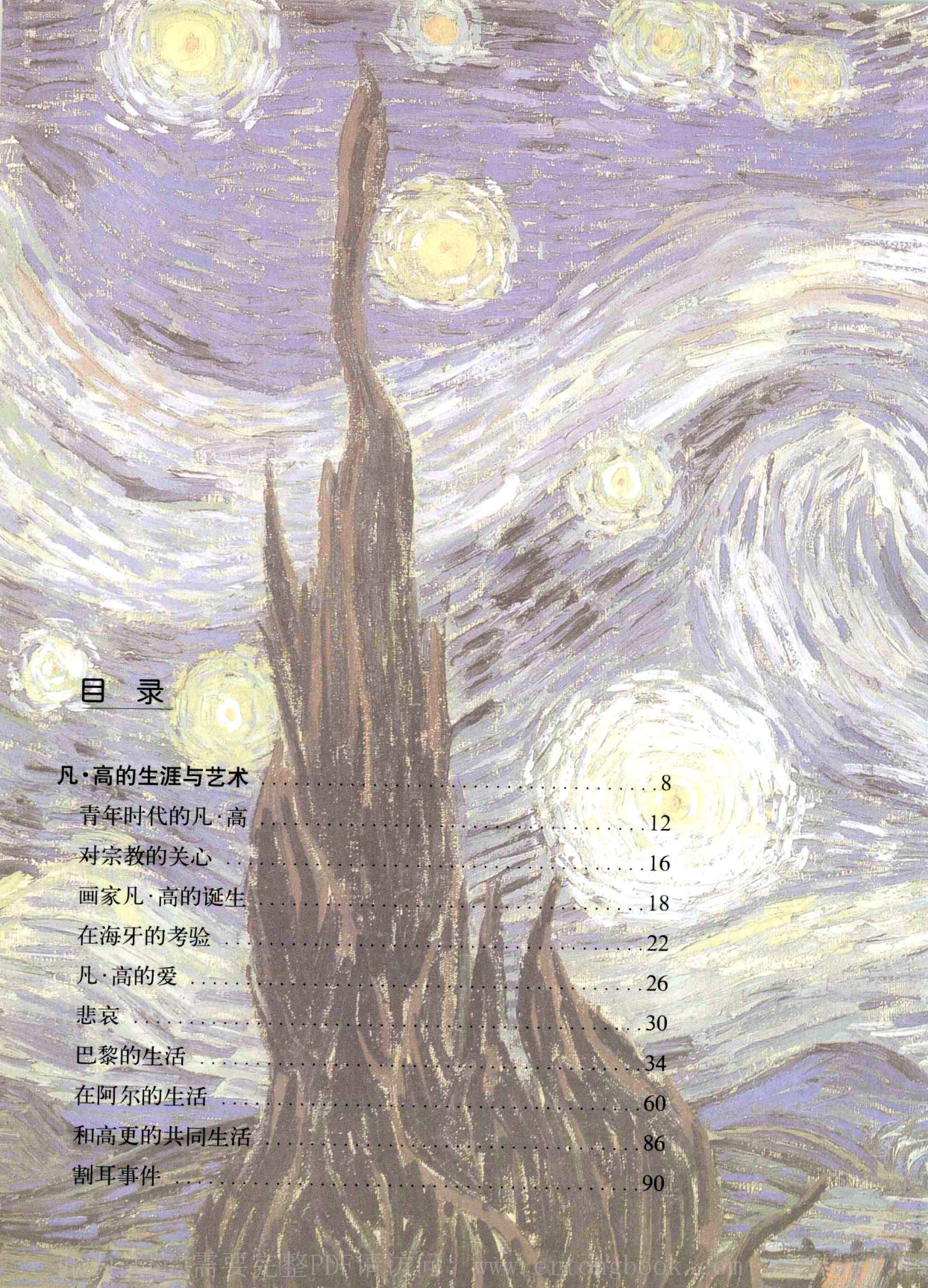
凡·高(1853～1890年)是一位天才型的画家，他与拉斐尔一样，去世时才三十七岁。凡·高的画家生涯没有超过十年，但这位极端孤独、无比热情的艺术家，留下大约八百五十件油画，和几乎同数目的素描，以及洋溢情感的大批书简——寄给他弟弟迪奥的亲笔信。

曾在凡·高画中出现的嘉塞医生说过：“凡·高的爱，凡·高的天才，凡·高所创造的伟大的美，永远存在，丰富着我们的世界。”

凡·高在他的书信里写道：“一个劳动者的形象，一块耕地上的犁沟，一片沙滩、海洋与天空，都是重要的描绘对象，这些都是不容易画的，但同时都是美的。终生从事于表现隐藏在它们之中的诗意，确实是值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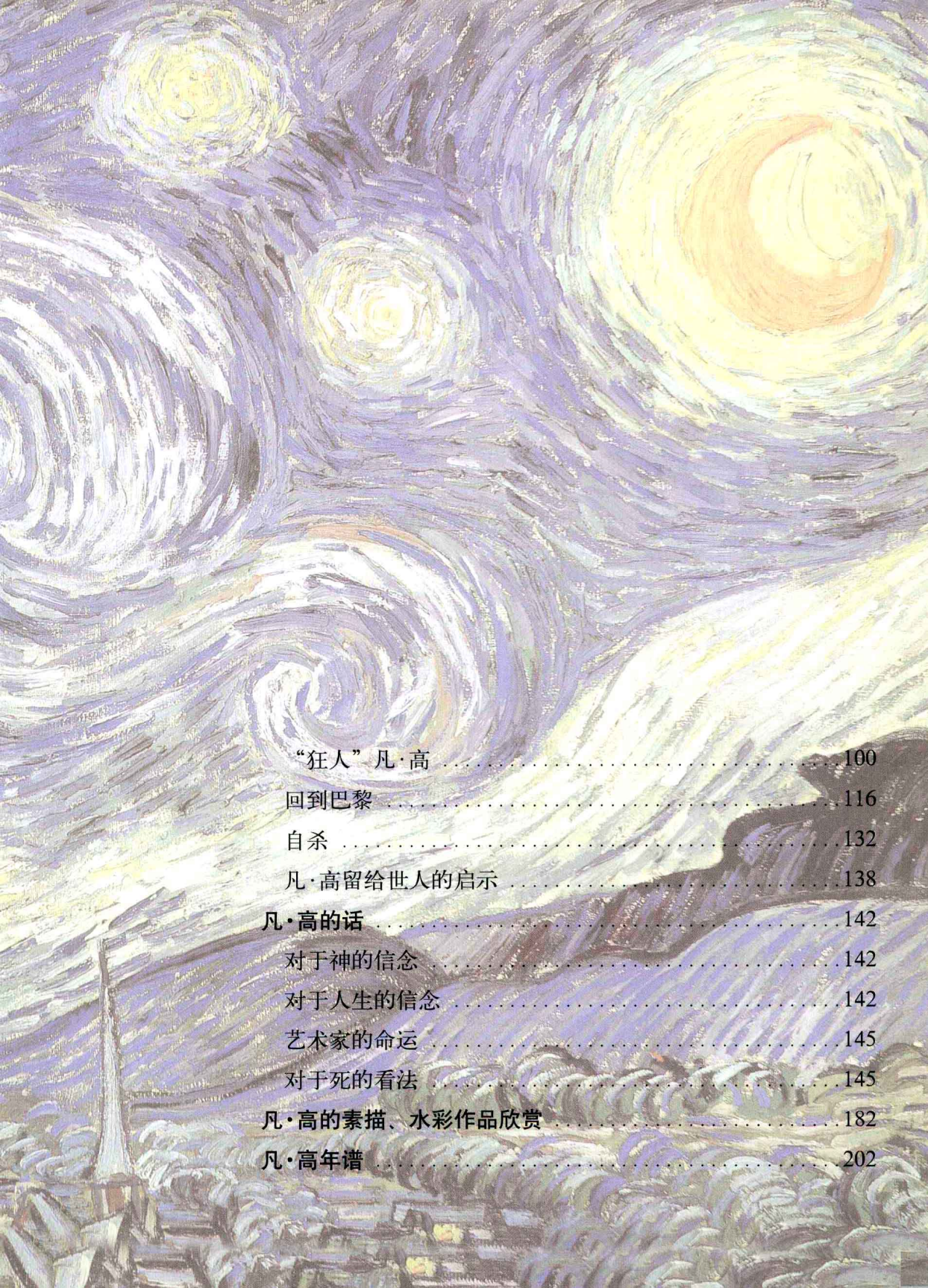
他的画，带给我们感受到仿如亲眼看到一个新鲜而更美丽更有意义的世界。

我曾两度到过阿姆斯特丹的凡·高美术馆，最近到俄罗斯普希金美术馆和艾米塔吉博物馆也见到凡·高的十多幅油画名作，他的绘画的确耐人欣赏，也让人感动。本书选辑他一生不同时期重要代表作，几乎重现凡·高生前所到之处及所见景物，让我们从中体味和认识这位19世纪产生的伟大悲剧人物的艺术心灵。



目 录

凡·高的生涯与艺术	8
青年时代的凡·高	12
对宗教的关心	16
画家凡·高的诞生	18
在海牙的考验	22
凡·高的爱	26
悲哀	30
巴黎的生活	34
在阿尔的生活	60
和高更的共同生活	86
割耳事件	90



“狂人”凡·高	100
回到巴黎	116
自杀	132
凡·高留给世人的启示	138
凡·高的话	142
对于神的信念	142
对于人生的信念	142
艺术家的命运	145
对于死的看法	145
凡·高的素描、水彩作品欣赏	182
凡·高年谱	202



凡·高的生涯与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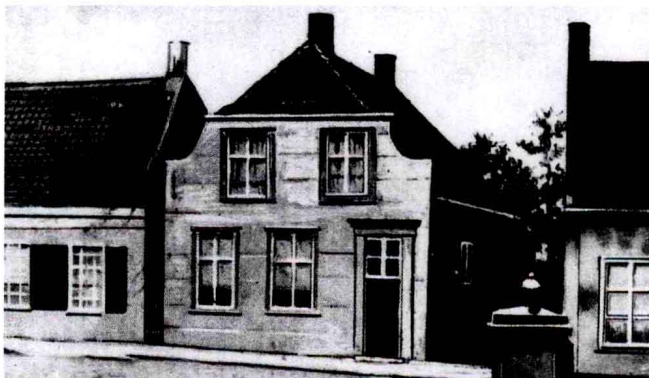
如果说，一生过得最充实的人，才能算是真正的伟人的话，燃烧自己的一切而逝世的凡·高，应是名符其实的伟人之一。犹如尼采所说，在人世上遭受最深的苦恼，吃过最多痛苦的人，才算是伟人。超越自我身心的最大界限，一生与苦恼奋斗不懈的凡·高，真可算是度过最伟大、最充实的人生。

杰出的艺术家，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他自己以及他的生活。他的作品，不仅是他的投影、他的分身，有时候甚至于赤裸裸地说明了他自己。我们透过凡·高的作品，可以更进一步地接近、了解他的全人格，而从他的灵魂之火，更可使我们获得启示之光。

今天，一位艺术家，想要获得世人的欣赏，并不是太困难的事。然而，在一百年前，不要说得到世人的欣赏，就想得到承认都很不容易。

许多无名的画家，一生留下数目庞大的作品，最后终于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能够像凡·高这样闻名的，实在不多，而且有点近乎奇迹。他生前默默无闻，度过短暂而悲惨的一生，死后却被广为介绍，传记被拍成电影，作品高价为各国主要美术馆珍

荷兰的克罗特·珍杜特小村是凡·高出生地，凡·高于1853年3月诞生于此



18岁时的凡·高，
画商时代



凡·高的弟弟迪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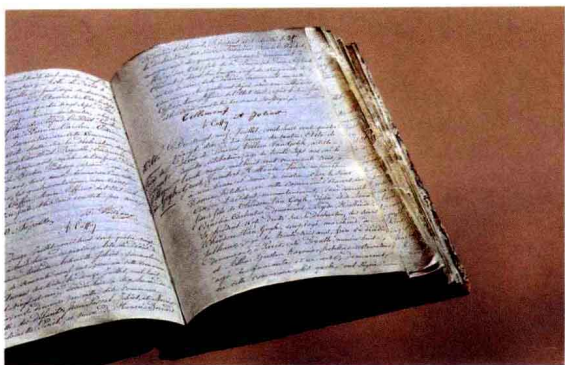
藏，而有关其画集的出版，数量也最多。1972年，荷兰政府特地在阿姆斯特丹建立一座凡·高美术馆，此一殊荣，更是凡·高生前所梦想不到的事。

固然他逝世后如此闻名，是由于他具有卓越艺术才能，使他的绘画产生感人的力量。不过他那潜伏着危机、充满绝望似的短暂而悲惨的生涯，无疑也增加了人们的感动与对他的怀念。

1890年，凡·高仅以三十七岁之年，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遗留下来的八百五十幅油画，和几乎同数目的素描，是点缀他悲剧性生涯的唯一纪念碑。

这些作品，都是凡·高在他生平最后的十年间，而且多半是在十年中的后五年完成。至于凡·高在生前所卖出的作品，仅仅只有一幅油画和两幅素描。而支持他的绘画评论，一直到他死的那一年才出现，而且也仅是一篇文章而已。

此外，他所留下来的还有一些并非绘画的作品，那就是他写给他弟弟迪奥以及其他朋友贝鲁那等人的亲笔信，这些信件，在凡·高百年诞辰纪念日公开出版成为一本厚达一千八百页分为四卷的《凡·高书简集》。其中，凡·高写给弟弟迪奥的信件占多数，据迪奥的妻子约翰娜统计，多达六百五十二件。其实凡·高的这些书信，并不能反映他的光荣，相反地更加使我们深入了解到他悲剧性生涯的阴影。



那些信件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凡·高的温暖的人情味，他等于自己撰写了自己的传记，因为迪奥把他的这些信件完全保存下来。但是我想提醒一点，我们要研究凡·高的作品时，不必将他生涯的戏剧性过于夸张，诚如编辑凡·高信件的约翰娜说过：“不去认识文森特的毕生作品，也不评判其作品价值，而只对他的人格做云云之说，这是不妥当的。”的确，他是如同许多评论家所说的，是在19世纪所产生的伟大悲剧人物之一。我们从他的信件或行动，可以看出他是多么热情的人，可是这些并不能意味他的艺术活动是盲目的，或者是受先天体质的驱使而然的。

一百多年前和现在不同，那是一个艺术家难以生存的时代，像凡·高这样被埋没一生的艺术家，另外真还不知道有多少哪！虽然像凡·高这样具有才华，同时身边又有少数热心的艺术支持者，也并不能得到世人的欣赏。从这一件事就可证明，凡·高是如何跟他所处的这个时代站在对立的关系上。

今天艺术家们所处的时代和存在的条件，虽然有所改变，但在本质的关系上，恐怕仍然跟以前相同。因而，凡·高今天虽然获得了以前所不能获得的评价，却也无法弥补他在世时，所遭受的苦恼和所付出的牺牲。

如今，我们倘若回想一下凡·高，就知道旧的艺术神话虽不足怀念，却也并非把凡·高封闭在历史的博物馆的一角。坦白来说，像那种深刻而又严肃的艺术家气质，就我们来说是遥不可及的。艺术不论在何时何地，往往都必须要跟时代形成对立状态。基于这种本质上的特性，我们就能明白凡·高之所以为凡·高了。

凡·高书简原稿

凡·高书简

1883年10月3日

20.9 × 27.2cm

阿姆斯特丹国立凡·高美术馆藏



斯文金的海边 1882 年秋 水彩 34×49.5cm 美国巴尔的摩美术馆藏
海牙风光 1882～1883 年 水彩 墨水 24.5×35.5cm 私人收藏

青年时代的凡·高

凡·高 (Vincent Van Gogh 1853.3.30 – 1890.7.29)，是 1853 年 (清咸丰三年) 3 月 30 日中午，出生在荷兰北部的布拉邦特州的一个荒村克罗特·珍杜特，他的父亲杜奥特鲁斯是这个小镇的牧师。母亲名叫安娜·柯妮莉亚·卡森托丝。凡·高有一个弟弟名叫迪奥，还有伊丽莎白·福贝达等妹妹共六个手足。其中迪奥由于与哥哥凡·高的书信往来而出名，他从凡·高的荷兰时代开始，一直到凡·高去世，充分发挥了手足之情，并在经济上作了极大的资助。伊丽莎白·福贝达 (多克司涅夫人) 后来写了一本回忆录，也因记述她对哥哥凡·高的印象和生平，而使这本回忆录成为研究凡·高的重要史料。

凡·高的家庭信仰是属于加尔文派的基督教，父祖代代都世袭牧师之职，可说是一个典型的宗教世家。凡·高的全名应该是文森特·威廉·凡·高，不过在以前他的名字还有很多叫法。例如湾高、凡·高诃、梵荷等等，其实这都是由于方言所造成的不同，大概以“凡·高”最为正确。

关于凡·高幼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生活，我们今天并不很清楚。多克司涅夫人在回忆录中说，凡·高的孤独性格在少年时代便开始萌芽，他虽有一位做牧师的父亲，但不爱家里炉火的温暖，而喜欢徘徊在荷兰荒芜的原野间，在普罗维里学校寄宿求学时代，他也表现出热爱自然和孤独的流浪个性。凡·高是一个任性而又个性很强的少年，他的体质似乎虚弱到生病一般。

而他后来在艺术才华上所表现的特异感觉，可能在这个时期即已萌芽。他的有些特异观点，甚至使他的家人感到惊奇和可怕。

例如，当凡·高看到黄昏时候沉入地平线的太阳时，总说这个深红色的太阳是黄色的。据说当他看到闪烁在夜空的星星时，却认为晚上比白天还要明亮。

1865 年至 1869 年，凡·高到附近的普罗维里学校读书。十六岁在这个学校毕业后，就离开家乡到海牙，在美术商谷拔的分店当学徒。原来凡·高的三个叔叔都是美术商，就因为这个缘故，他刚一踏入社会就看中了这一行。

这时的凡·高，根本没想到要做画家，只是一心想当一个美术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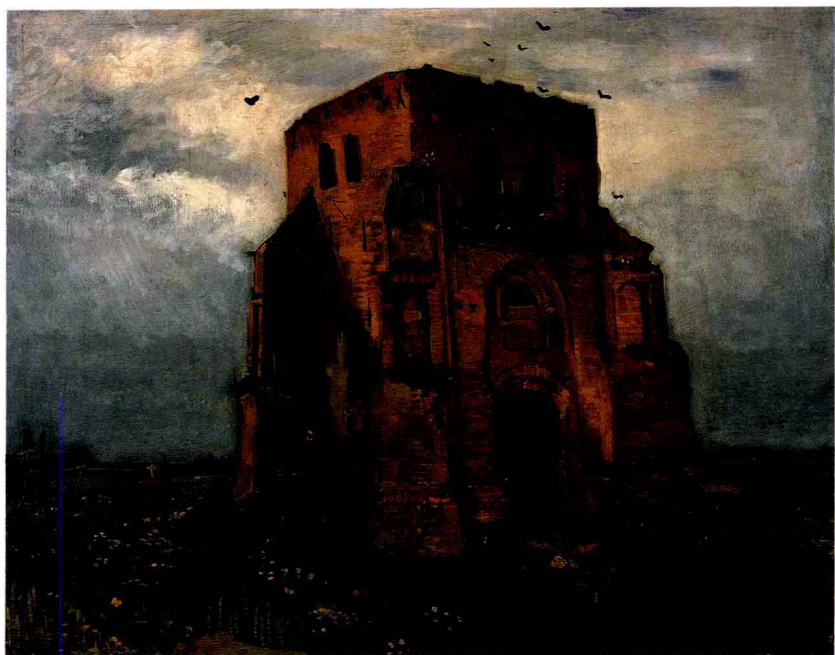
教堂墓园和老教堂塔

1885年5月

油画 画布

63 × 79cm

阿姆斯特丹凡·高美术馆
(凡·高基金会) 藏



不料，后来当他成为画家时，这一行业却反而变成最使他苦恼的敌手，说起来也真是一种强烈的讽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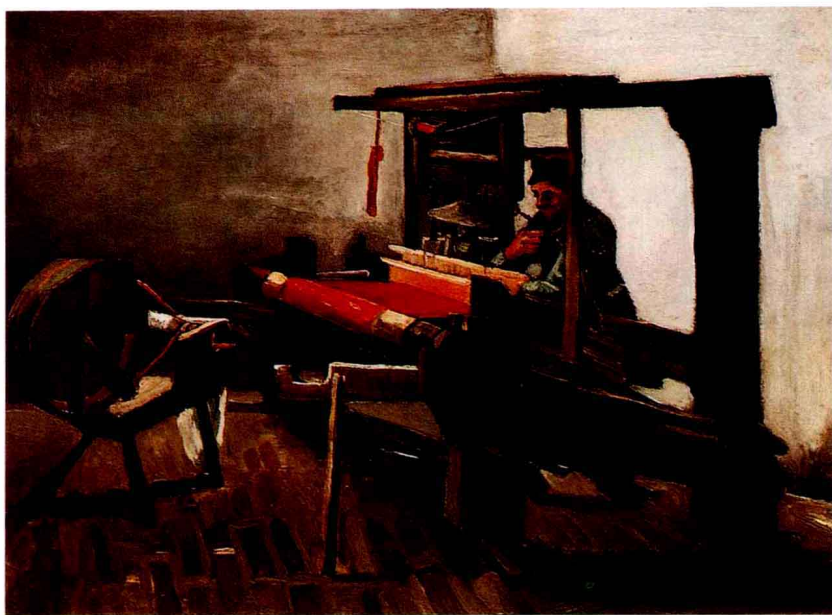
凡·高在海牙分店服务一段时间之后，便被调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分店。

在这里值得稍加注意的，是凡·高和他的弟弟迪奥通信，大概就从这时开始。凡·高排行老大，迪奥比他小四岁，中学毕业后，也跟哥哥一样，到美术商谷披的店里服务，两兄弟服务的地点不同，平常很少见面，因此经常写信互相勉励。

1873年，凡·高被调到伦敦分店。这时他才知道美术商的内幕，这使他觉得非常矛盾。

凡·高所负责的工作，就是站在店门口，向来买画的顾客推销介绍适当的作品，为了能把画卖掉，往往得使用种种不正当的手法欺骗顾客，这种事他怎么也做不来。因为不论说得如何天花乱坠，还是推销不掉没有价值的画。假如一切都照实说，反而会使顾客失望，此外在那些只有低俗趣味的顾客面前，更常常因为见解的不同而发生冲突。

就这样，正当他对工作感到兴趣索然时，他的初恋也归于失败。在凡·高所住的地方有个名叫罗叶的漂亮小姐，凡·高对她颇有好感，



织布者

1884 年 4 ~ 5 月

油画 画布

70 × 85cm

荷兰奥杜罗库拉穆勒
美术馆藏

风中的女孩

1882 年 8 月

油画 画布

39 × 59cm

荷兰奥杜罗库拉穆勒
美术馆藏
(右页图)

可是当他向她求婚时，却被断然拒绝，使他颇受打击。

结果，凡·高也就没办法在罗叶的家里住下去，不得已只好在郊外租了一间小房子。在这里他不和邻居说话，上班时也不和同事打交道，就是在招呼顾客时，也无精打彩，使他的生活几乎陷入停顿状态。

有一天，他的叔叔来到伦敦，一看到他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就开始想办法把他调到巴黎。1875 年，他果然如愿以偿，到了巴黎（谷披美术店的总店设在巴黎）。

不过，在巴黎情况一点也没有改变，他仍然事事都跟老板闹意见，结果就愈发使他对这一行感到厌烦。他心想：“从一些年轻画家手上廉价买来的画，竟以几倍高的价钱卖给顾客，像这种投机取巧的事，我不能忍受。”

因此，一有时间，他就去美术馆参观，对于林布兰特的“恩马欧的青年们”深为感动，尤其特别醉心柯勒所画《橄榄园》的艳丽色彩，并从这时候开始注意到田园画家米勒的作品。

不过，凡·高对于这些作品，与其说是用艺术的眼光来欣赏，倒不如说是用道德与宗教的角度来衡量。从这时起，他开始研究《圣经》。

有一次，一个妇女来到美术店，表示要买一幅客厅挂的画，不料凡·高一听，立刻很气愤地顶撞说：“画虽然有好好坏，却没有什么挂客厅、



挂餐厅之分。”凡·高说完拿出一幅画给这位女客看，女客认为太大了一点，岂料凡·高又嚷道：“请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根据大小来买画？”

凡·高就如此把顾客给气跑了，这种店员，老板当然无法忍受，终于把他解雇了。

1876年4月，凡·高来到英国，在拉姆斯凯特的私立学校，当一名临时代用教员。拉姆斯凯特是一个乡间小城，距伦敦约四个半小时的火车路程。

在这所学校里，大部分的学生都住校，学生的家庭环境并不太富裕。在这里从事教育工作的凡·高，又发现了种种不合理的现象。他看到学生的伙食不好，每天都吃得很差，认为这样学生实在无法认真学习，他非常愤慨，于是跟校长发生了冲突。

凡·高在这所学校并没有教多久，就调职到艾瓦丝学校。在这里他也事事不顺眼，所以并不打算长久待下去。

那年的年底，凡·高暂时回到了故乡。第二年他又另找别的工作，这次他当了多德勒比特市一家书店的店员。凡·高在这家书店只做了四个月，期间他的宗教信仰愈来愈虔诚，有时会在店里呆呆地站上一整天，什么事都不想做的样子。晚上回到宿舍就点起蜡烛祈祷，有时竟然连续祷告一整夜。

对宗教的关心

就因为凡·高这样子，他简直无法过正常生活。

凡·高患有连续性癫痫症，而且一直折磨他到死，他的这种病就是在此时开始发作的。很多人都说凡·高有精神病，其实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根据最近的研究，他是一个典型癫痫患者，还患有忧郁症。因为凡·高在世的时代，精神病学还不发达，把癫痫和精神病混为一谈，才会有这种错误的传说。

这且不谈，凡·高随着宗教热情的增高，对一般工作完全丧失了兴趣，整天在笔记本上摘录《圣经》的句子，为此店主很不满。其实就连凡·高自己，也认为无法继续工作下去，就自动辞职了。

从此以后，凡·高一心想要当牧师。可是当时要当牧师，必须先进入大学的神学院苦读七年，除了学会拉丁文、希伯来文、希腊文等古典语文之外，还必须通过其他很多学科。这种规定当然使凡·高焦急气愤，他认为宗教只不过是单纯的信仰问题，心想只要有一本《圣经》就足够了。

凡·高仍然继续他的通宵祈祷，白天也照样在半睡眠状态下呆坐，有时还做出种种可笑的言行，人们都觉得很可怕。尤其是躺在床上时，还常常拍打自己的身体。礼拜天去教会做礼拜时，竟然把手表投进奉献箱里。

就因为这种缘故，加上考试不容易，凡·高放弃了进大学神学院的念头，而选择一种最快速的途径，他进入了布鲁塞尔的牧师养成所。

凡·高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在1878年11月，主动请求到伯雷那琪的煤矿区当传教士，问他为什么选择这种偏僻地方去传教，那是因为他受了在英国读的狄更斯小说的感化。

伯雷那琪煤矿区位于蒙土之西，居民都是矿工。凡·高在这里整天生活在狭窄的矿坑里，靠着一道暗淡的灯光，弯着腰热心传教，有时一连几天见不到一点阳光。

在路旁有两排简陋的房屋，每一间屋子里，住着五六个人，一张床上睡四个人，也是常见的现象。

在这种荒僻的地方布道，自然不会有什么教堂或礼拜堂，凡·高